

王文直公遺集

館後學趙佑宸
謹署



張氏族譜序

代

曩余隨胄子讀書



上書房所受業則光祿卿平原張叔舉先生也今先生文孫問山刺史持所為族譜乞余序蓋先生當日實纂有成書而問山暨乃兄方山太守踵而續之者也余惟譜牒之學唐宋以來為盛唐人設譜局引通博之士知撰譜事標門望別流品蓋纂詳哉厥後一變而以官階為尚致當世指姓氏譜為勳格陋矣宋歐陽氏蘇氏出乃本仁人君子之用心殷然求當於先王敬宗收族之義於是盡掃前人窠臼而為一家之譜體益精法益備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一

後世遵之然未俗澆浮競以家世相高往往扳援古昔名賢以為遠祖而同姓別族者又牽連附入其間宗法既淆人情益壞我高宗皇帝嚴旨禁絕世乃湔滌浮偽而還淳樸而先生適當是時故其所纂惟據始遷之祖條厥支派序昭穆別長幼辨世次紀近紀實而敬宗收族之義即隱寓於譜牒中允哉善承

德意足為士大夫家樹之典型矣今問山昆仲所續輯一遵先生舊式而無敢易焉亦可謂用高曾規矩而勿替引之者乎先生之遺澤其未有艾與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余且為方山

問山勗之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二



王文直公

劉氏族譜序

代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至於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太史遷稱漢之盛時居官者以為姓號蓋氏族之與職官古未嘗不同條共貫也自後諸史職官表志詳哉言之而氏族或畧唐人重門望於是有氏族志姓氏譜之作厥體分矣夫職官繫天下得失非居其位持其權者不敢議一介之士修行於家皆足張大其氏族其分也固宜雖然通其道而致之於用亦存乎其人耳劉生惠莽官吏部掌銓衡可謂居其位持其權足以議職官之得失者也其尊甫應卜先生修族譜成屬乞余言以弁其首夫士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君子不得位則修其道得位則修其官劉生父子庶幾克副斯言矣而余更為劉生進也夫議職官之得失者必於人之邪正賢否長短優絀洞鑒底裏判若方圓黑白之不可混焉而後除授無誤故雖善惡太明不為過也至於宗族之間所與者父兄子弟耳是故祖禰與子孫一體也己身與昆弟一氣也近支與遠派一家也其間邪正賢否之不齊實有不忍異視者非若職官之可以明目指陳而無諱也然吾觀司馬溫公記諫院題名曰後之人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欲使人知所懼蘇明允族譜亭記亦云吾鄉風俗之壞自某人始

因條列其蹟以為戒二公所記不同而其言顧如出一轍今試
取族譜諦觀之孝弟敦睦之中其為法戒隱而顯微而彰指陳
無諱何必職官哉抑又思之吏部人才之萃也才各有所長亦
各有所短世之棄長錄短敢於摧折天下之才而不甚愛惜者
皆隔膜相視耳若易其父兄子弟為之必不若是今劉生既盡
心於宗族使移其心而用之銓衡其所全者大矣吾故曰姓氏
之譜與職官之志同條共貫也若夫敬宗收族之文承先啟後
之義劉生既知之矣余可以無言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四

杜石樵先生壽序代

石樵先生七旬誕辰余曾為文壽之今開八秩矣復徵余文余惟士君子得時遇主致身卿貳名實既顯退居林下以樂餘年此古賢哲所期許而不能必其果遂者也志既遂矣杖屨林泉寄興嘯歌與朋輩舊好為文酒往復何樂不獲而猶有不能盡遂者或繼嗣鮮名德不克如吾向之所為則不足以光其業而永其緒其亦必有所不釋於此也志既遂矣身甫告退嗣業之賢即已樹聲朝端蔚為公輔望則身雖退猶未退也而已乃獨以既退之身杖屨林泉寄興嘯歌與朋輩舊好為文酒往復以王文直公遺集卷三

卷三

五

引其年而樂其志如斯所處屈指古今代不一二人蓋亦罕矣今乃於吾石樵先生見之先生早年應召試受

特知既由詞館躋宦詹游臻少宰歷少宗伯屢司文柄其文學之美遭遇之榮服宦蒞政之清勤交友與人之篤摯持身之端謹家門內外行修之醕備余前文頗詳矣而余所仰慕先生以為不可及者蓋尤在先生林下之志遂也古者大夫七十致仕不獨示當止之義抑將息其心休其力以尊養之也後之仕者不達乎此一縈纓組沒齒不肯復脫去而仕宦不遂者則又矯

志巖穴以為放狂誕傲彼其繫心華牖與戀棧等此漢之二疏
所以為得出處之正而能自遂其樂也夫二疏去位漢史賢之
韋長孺致仕漢史亦賢之以彼亮節碩德誠未易軒輊自吾論
之疏仲翁之歸也其子孫請置田宅戒諭之而後已以視元成
之好學修父業相繼為名相其賢否高下何如則長孺所處為
優矣先生為少宗伯以老疾再上疏乞休得請而去其出處與
二疏相類然是時哲嗣芝農已歷清華官禁近矣先生既去而
芝農遂由少宗伯判度支侃然見風節孫雲巢復接武史館相
繼持文柄而先生皆親見其所為蓋又駕長孺而上之矣吾於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六

是歎古人不能遂之志至先生而盡遂也然先生本起寒素既
去位家無田廬僦居京師敝衣菲食若為秀才時年八十聰明
不廢以經史為日課間為書畫詩歌自娛鄉人合釀必扶杖往
流連竟日外此一無所問而郡中卿大夫
召對

主上必問杜某則先生之取重
朝廷而望隆鄉國有以也蓋必如先生之所以自處而後可謂
能遂其志以自適其樂也今歲建子之月值先生覽揆令辰鄉
後進謀所以壽先生者因相謂吾鄉入

國朝代有偉人若阮亭之文章華野之剛直東臬之清節當時
已有難繼之憾延清相國父子祖孫間足稱極盛而林下之樂
則有未及得先生真可為前賢補缺陷矣敢以為先生壽抑余
又有祝者昔白樂天居香山為九老會潞公居洛為耆英會世
豔稱之我

朝壽寓宏開特設千叟宴與其典者傳為世榮耆邵風流遠邁
前古數年間幸際

聖天子七旬萬壽應將復舉是典而先生以耆舊躬承其麻爾
時眉壽保艾為邦家光以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七

上方丹青為先生寫照不第如香山路杜僅紀林泉之杖屨而
已壽先生者又當何如余未老猶堪執筆為先生序之

歐陽文忠公

又育於香昔白樂天武香山香山夫會公孫翁
願存未及壽矣玉真何為前賢補缺陷矣敢以為先生壽抑余
又有祝者昔白樂天居香山為九老會潞公居洛為耆英會世
豔稱之我

盧怡亭先生壽序代

昔嵇中散作養生論以為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善求而得其言曰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又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醱白獨著詳厥旨趣蓋原於莊子莊子載廣成子語云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由是觀之養生家雖呼吸吐納服食養身而其要必以清靜沖淡為本故能盡之者勢位不能加情愛不能奪窮達忻戚一不以汨吾意不獨導養得理其人品灑落已離絕塵世遠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閒不導引而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八

壽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昔者葛稚川陶通明蓋用斯術世遂以神仙目之神仙吾不敢知其為出世之高人則審也吾友怡亭先生少負俊才弱冠登拔萃科繼以多病謝去舉子業鮮食寡欲以舒暢志意而牢固其精神數十年間疾癘不作容色鮮好年屆八旬矍鑠如壯盛時知先生者僉謂先生善養生矣詎知其清靜沖淡脫然於利緘名疆之外於莊子所云有不煩規仿而自合者乎蓋先生為相國文肅公介弟文肅方持機柄承倚任一時賢俊爭集其門得所吹噓或生羽翼先生守雌守默自貞素履即出入文肅門者不知有先生也是為不刻意而高

士之脫羈絃慕閒曠者大都游釣山水以恣徜徉先生處京師
閉戶息心六街緇塵飛不到几案是為無江湖而閒好醫書常
合藥以療人疾得良方必手錄之積久成帙刊以行世人隨所
患檢方投藥無不霍然已其濟人之多寡垂世之久近未知視
文肅相業何如是為無功名而治生平耽棲禪悅博通內典不
作文字無理障不營職業無事障坦坦施動與古會是為不
導引而壽夫道家清靜無為之旨養生家奉以為宗者也亦佛
氏附益以為教者也先生由養生而體道以靜攝而合禪具西
竺圓妙觀作南華逍遙遊惜世無葛稚川陶通明其人為之接
王文直公遺集

引故不能證還丹也然使遇蓮社宗雷輩定當把臂入林矣余
與先生為同年友里居相鄰齒相若也又復同寓京師衡宇相
望余羈縻一官馳驅中外促促四十餘載而先生寂靜如常今
余致仕休林下自顧鬚眉依然寒儒余未嘗加益先生未嘗加
損余於是歎余覺之遲而先生覺之早也然余與先生皆老矣
屈指少年知文落落如晨星秋葉而余兩人者猶得朝夕過從
叙平生歡老年得此蓋寡先生誕辰謝絕稱祝余為先生言屆
日其敞北軒余其攜壺與先生共酌飲之相與散懷滌襟舉前
所陳者更相參印不亦我輩世外散人一則佳興也乎先生曰

諾遂書之以為先生壽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十

歸德書院刻

祝蘅畦先生壽序代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歲在柔兆敦牂四月既望越六日為
大宗伯蘅畦夫子覽揆之辰門下士某某等謹鞠脛稱觴進而言
曰自昔瀉懿隆熙之世君臣一德上下交泰元首明哉肱股良
哉其歡欣和樂暢於中而發於外者臯陶賡歌以後莫盛於周
雅鹿鳴以下諸詩詳哉其言之矣故天保下報上也所以答鹿
鳴諸詩之意也然亦不獨鹿鳴諸詩而已南山有臺之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遐不作壽遐不黃耇既美其德而又祈
其壽欲其引翼之無已焉蓋其君臣相得之盛如此夫子以詞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十一

臣被

主知迴翔館閣星軺屢出於粵於黔於西江收拾杞梓榘楠歸
報

闕廷此與皇華之五善何異論者又謂夫子玉昆金友同時取
巍科步詞垣臚唱書雲衍為衣鉢皆足播諸藝林作玉堂佳話
常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方斯茂如也而夫子顧退然如不自
勝每懷靡及之思獨為

聖明所鑒既擢卿貳執憲綱時海氛不靖河屢決各發數十萬

人治之

人治之

天子宵衣晚膳勤求保定凡所以策戰守籌宣防固人心裕倉儲夫子先機審慮端牘奏陳而事出慎密避人焚草其詳不能知畧可論其大概而已彼天保之作序以為下報上者今取其詩繹之曰單厚曰多益曰戩穀罄宜其揄揚猶夫人耳至推其實則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善夫謀國而不本諸民之日用亦祇粉飾太平之具文耳否則投時所好一切功利之私也夫子以輕賦稅以固人心為當今要務其亦有天保之心乎數年來河海順軌寓內無事夫子晉秩宗伯年七十矣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十三

聖天子加禮者臣

賜福

賜壽異數駢臻使作為歌詠以道君臣相得之樂未知視南山有臺孰為勝也載考臯陶賡歌以終陳謨之篇於時帝舜已屆耄期臯陶亦番番黃髮矣而殷然以叢脞為慮蓋老成謀國憂深思遠有虞恭己之治始終罔替實由於此夫子以耆年舊德仰承

聖主倚畀之重天下大計緩急輕重所繫籌之宜審則所以副南山有臺之義以効天保報上之忱者又當何如也

太湖李公壽序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六年其五月為刑部尚書太湖李公七十覽揆之辰

天子親灑宸翰書福壽賜之門下士某謹推其意而序之曰書云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壽者五福之一也王者建大中之道敘福敷錫用躋民於仁壽而天下之大不能以一人理也於是設官分職以涖之司空司徒司寇分列八政矣蓋王者於民亦既衣之食之度地以居之為之學校禮樂以道化之猶懼其未也又設刑以糾之其用雖殊其躋民於仁壽一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也然教化之施於民也順其性而刑者逆制其情故教化之行顯而易知而刑之用隱而難測是以聖人重之昔唐虞之時臯陶作士其稱之也曰臯陶邁種德周公作立政亦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其所成之大如是何其重也自後王道缺微法家者流競起用事司馬氏斷之曰其極刻薄寡恩蓋於聖人重刑之意遠矣聞嘗論之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霜始降鷹隼擊王者因之勅刑順乎天也而易則曰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漢翼奉傳云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其說不同何與譬諸醫治人之疾而欲以生之也其疾之甚者則

不惜毒藥以攻之惡石以砭之亦良苦矣逮沈痼去元氣復而人得遂其壽命其亦說乎否耶後世法家者流所謂治疾而挫其元氣者也若臯若蘇則不謂之良醫不可矣方今

聖天子慎重刑獄司寇之任特重其選徃時刑部皆以大學士管理之自公為尚書乃罷大學士管理其倚任專矣既專其任而又錫之福以益其壽其恩禮隆矣夫異數之加於臣之一身其將以為榮耶抑將深思倚任之重而推而被之於一世也夫壽一身與壽一世其道豈有他哉去其疾而益培其元氣已耳甫刑之訓曰咸中有慶蓋於建極錫福之說若相發也於戲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十四

天子命之矣謹序

天子命之矣謹序

顏丹山先生壽序

丹山先生居魯城北泗上修儒術為學者師諸子通朝籍紆組
綬而先生嘯詠林泉淡如也余與先生仲子又村交得藉聞先
生風概蓋先生上世於顏氏為微先生念家本儒也而儕於編
戶墜前緒貽家世羞乃發憤下帷與兄學博君相切劇逮學博
任安邱先生以明經家居教授儒林推祭酒焉余尋顏氏之故
其著於

國朝者惟修來考功一派最盛考功以宏才碩學樹幟於荔裳
阮亭諸公間而澹園學山兩太史並起相埒時稱三顏其自次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雷行人以下若樂清若介子若幼客幼民迄於運生其博學好
古勤著述標聲望踰蹤考功後先輩起蓋顏氏諸儒於斯為盛
自運生沒考功一派稍凌夷衰歇矣而又村乃始以進士起家
官戶曹卓然著政聲與余數往還商榷古今論列儒者得失余
心折其人謂宜與考功代興也余又按考功尊人世所稱孝靖
先生者以諸生隱居不仕彈琴賦詩訓子孫博通經義其醞涵
鬱積發之於考功故其流被之盛至於百有數十年之久也今
先生出處與孝靖多相類者又村其不為考功也乎即又村昆
季其不為澹園學山也乎又村去運生少濶不相及先生猶及

之得見老輩風流身值顏氏儒學絕續之交而能力振先緒使
後來者得有所藉以起先生一身其所係亦鉅矣哉前數年余
代令少司農杜公為學博君壽既推言學博與先生孝友恭讓
以著其門內之行矣今歲十月先生七十初度又村復以文請
余乃探顏氏之盛衰究儒林之興替竊以為考功既往泗上一
派將大而先生之擁皋比抱遺經研尋講授於寬閒寂寞中者
為能推施於無窮也是則余之壽先生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六

書

米泔大而水坐之鮮晏出此散聖而學藝於其寶間寂與中普

余代親應內之盈泰矣論林之興替錄以爲善心地耕田生一

以善其門內之德矣今歲十月先生七十初度又村復以文請

外今又信譽上公法善再錄善詞言學博與先生孝友恭讓

於來昔論林泔辭以誌先生一德其恨補而論矣若前幾年余

之壽良矣輩風流身值顏氏儒學絕續之交而能力振先緒使

李生秉鐸從余遊將歸乞言以為其叔父藝林先生壽古來介壽之辭載於三百篇者詳矣而莫善於卷阿之詩其詩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說者謂皆言其壽考福祿之盛也余謂詩人敷義重言彌性蓋性命之精寓於斯矣人之有生其所得富貴貧賤與夫年壽短長不可知之數命也而其所賦之性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足於心而形於身則其可知者也世人妄希非分於所不可知者致精竭智以求之而於其所可知者漠然不以寄意至倒行逆施而有王文直公遺集

所不恤亦見其惑矣夫以彼其行而且希非常之報此猶北轅而適閩粵也先生幼時太翁經商外出歷年無耗先生稍長告於兄願求父所在於是渡海而北歷遼東西諸城不可得進而益北逾鏡嶺涉鴨綠江至吉林乃得所在遂奉以歸時先生年十九未嘗學問率其至性一往竟得其志此豈有他念動其中哉今夫水其波流浩瀚潤被千里者始則濫觴之源耳今夫木其枝葉榮茂蔽日干雲旁敷美蔭者始則數寸之根耳深其源固其根則其盛大廣遠之勢自有暢然而莫之遏者蓋其性得也先生既歸行益篤推施益廣設醫藥治橋道修宗譜率先為

之輸粟救荒撫軍托公既以周恤風高額其門而捐輸書院城垣工事且上聞得邀議叙先生年七十有五德配于宜人亦六十有二子孫振振繩繩同居四五十人雍睦如一體人咸以福祿壽考為先生頌矣夫敦行不怠此可知者也至於福祿壽考不可知者也由其所可知以及於所不可知則盡性立命之說也張子曰富貴福澤厚吾之生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後世性命之說不明其視福祿壽考以為人生之適然今觀先生豈其倖致也與先生一節之行發於至性遂有以深固根源而其後之推暨莫不依於是其後之福澤亦莫不萃於是而况充其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六

性之量而推而極之者與則其所為福祿壽考又豈有涯與余故於李生之請而推先生之所以致之者以附於詩人彌性之義諸凡稱頌之辭則從其略云

王新甫先生壽序

庚子秋余居京師始識長山王君起齋越歲辛丑起齋以武進士第二人值宿衛因得數相過從起齋雖材官蹶張然行有局度端厚醅樸無武士驕悍氣習余心竊重之既聞其尊大父新甫先生孝行乃歎起齋之濡染薰養有自也昔萬石君不言躬行門內化之少子慶最為簡易然猶舉策數馬不失孝謹家風令觀起齋於先生益信先生世居長山邑故有瀧水寰宇記所謂孝水者也淑氣所鍾實稟異姿幼時太翁病卧牀褥不能起先生左右侍湯藥恒通夕不寐其事母太夫人年既壯依依猶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五

孺子也母沒廬墓所每飯必祭祭必泣或稍離即風雨必返返必踞墓側泣告形貌枯瘠道路哀之如是者三年宗戚詣廬弔慰始羣扶而歸於里時先生年四十矣余讀史傳見古人至孝所形有貌毀不可識涕沾草木為枯者則為之感慨歎歎歌泣而不能已及執以求諸當世則千百中無一二也豈古禮淪廢蕩然而失所守與抑紛紜於妻子仕宦之私沈溺錮蔽而本性漓與里巷獨行之士率其性之自致雖未必合於中庸而真誠排擊令人感泣即史傳所稱何以遠過如先生者非與人之施於世莫不有根本其施之大小遠近或殊則所處之勢異也先

生終身不出里巷推其孝思達諸宗族鄉黨訟獄不興者三十餘年蓋有本者固如是余於是重先生行事以為可敦厲薄俗而思與之歷長白臨瀧水激引清波扇揚仁風而不僅於起齋見長者家風也歲癸卯值先生七旬誕辰起齋乞余文為先生壽余何以壽先生哉余聞先生年彌高精神彌健德配齊太恭人齊眉協志君子偕老子若孫各執其業一門之內孝友申申人倫之善事具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曰仁者壽又曰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先生之孝如是則純嘏眉壽乃其所自有余又何以壽先生哉雖然余猶願為起齋謀所以壽先生也記

曰孝者所以事君起齋今值宿衛行且宣力四方誠本先生所以事親者奉為官守則視國家利害若吾親疾病而必欲拯之視朝廷職命若吾身與吾親之相繫深切而必竭力圖之則凡其所至必能靖奸宄安善良濟艱難以宏德化較諸宗族鄉黨之和睦當有大小遠近之殊而於先生之行為益顯揚光大垂諸無窮起齋勉矣其持余言以為先生壽先生讀之其將歡然引滿進一觴乎

曹辛陽明經壽序

貴池曹生湘學制義於王太史蘅臯余鄉黃邑田生亦蘅臯門下士也與曹生相善嘗對牀賃廡而居余與田生往還因識曹生戊申田生以試吏羊城別去遂與曹生不相聞是年八月余赴署歸得曹生刺並書一通數日曹生復見請曰不佞叔祖辛陽明經明歲六月八十初度嘗欲介田生求先生文今田生已出都相識無與先生知者故不辭冒昧敢以為請願先生勿辭也余叩明經品概曹生曰明經好為詩身之所歷境之所觸矢口成聲不計工拙久之得若干卷廣文蔣蟄存題曰晚香集支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庶子少鶴序之余謂詩者性情所託一時民俗政教莫不由之今大江以南俗疲極矣吏弛於上民玩於下急之愈紛緩之愈縱當事者旁皇却顧不敢一引手試竊以為數十年前不當如是明經自乾隆間已為諸生其耳目聞見胸臆振觸發之於詩今昔不無殊異得而讀之可以觀政俗窮變之由即因以見明經之志急索其集曹生云已寄還無從得矣曹生又曰明經之父天石翁積有厚德年逾大耋逮見曾元

今上御極之初

詔賜七葉衍祥匾額鄉里榮之明經與兄鶴窗學博埴篔唱和

如坡潁鶴窗居室不戒於火明經推所居居之裁詩解慰誦者
增孔懷之思明經於吟詠暇兼讀靈樞素問諸書囊多良劑病
者輒以一匕霍之中年艱於嗣息年七十五矣繼室始舉丈夫
子蔣廣文所為取魏公黃花晚節香句以名其集也即明經可
知矣夫人倫美瑞近在家庭善則格之詩歌流播仁術推暨譽
則萃之閱歷

三朝黃髮披領識則先之蘇明允氏有言匹夫而化鄉人者吾
聞其語矣記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古者重養老
引年之典州長黨正歲時屬民以正齒位非徒明達尊也亦謂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能稽我先人之德教化之行有助焉耳蓋鄉人之服其長上每
不如服其鄉之先生長者之深也

三

國家詔令有不能遽喻諸愚氓者老成之人深悉其故起而以
身先之衆翕然矣夫如是豈有不達者哉明經既年高德邵為
鄉里所崇信誠使率其宗族子弟敦行順讓振聒窳之習絕險
健之風雍雍以聽於上鄉里必且慕效無更干有司禁令者安
在風俗之不可挽也然則古之引年尚齒無遺壽考之意其在
斯乎余因曹生之請不辭而序之應知老圃晚香大有事在也

馬君恬侯壽序

馬君恬侯別幾年矣憶庚子夏相遇京師時恬侯由太守遷兵部郎居數月移疾以去後遂不復相聞未知恬侯進退之義何居也今歲恬侯五十初度小阮續堂將為恬侯壽而乞余一言記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蓋年至五十閱世深材練達矣且強仕以來出謀發慮前效可睹故朝廷以之任官君子亦及時自効也恬侯甫五十耳遽爾遺榮自放當不其然或曰進退無常與時變化或策勳於晚節或抽簪於盛年要亦各行其志耳夫恬侯固非甘心淪棄者也始恬侯少年時浮沈閭巷間不能王文直公遺集卷三

三

自異南遊遇日者決恬侯功名可立就由是奮發以縣令從戎於邊不數年遷循化司馬

賞孔雀翎擢思南守調貴陽攝道篆亦可謂極一時之遇矣其從戎喀什噶爾也督師楊忠武知其材委籌餉運時師行戈壁中轉輸率數石而致一軍無見糧恬侯預儲梁粟麥豆雜取青稞燕麥並牛羊馬駝以給之師得以濟喀什噶城之再擾而復靖也恬侯留辦善後一切修建屯壑軍儲器備皆總攝其事工竣存貯餉銀十餘萬兩糧七萬餘石薪芻三百餘萬束幹濟之材見矣令河西創立書院民興於學任循化循化回民雜處强悍善

械鬪家設礮樓為負嶠計禮法非所行也回寨分八工工數十
百寨主以上司恬侯按視得其詳乃於每工設義塾擇回子弟
聰秀者教之更詳大府奏於循化貴德丹葛三廳各設回學生
二得

旨允行於是回民始知讀書曉義理械鬥為息守思南建文峰
塿自後科第不絕循良之績著矣夫投筆從戎厯官二千石勞
勤載之策府惠愛流及氓庶遂乃抽簪解組逍遙物外此亦豪
傑之所為而無可憾者獨是國家用人於守令則重循良有動
作則思幹濟若恬侯而顧可棄之山林間耶即恬侯自揆當不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雷

無志在千里之思詩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
方彼何人哉又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友
朋相招之義謂何方今登崇峻良不名一格恬侯將決然捨去
長往而不返乎抑奮然復起乘時以自効也恬侯當服官之年
其材足以有為而余未知其所以自處故為文以為之壽而並
以問之

有寨主以上回部尉尉尉其番人每工設義塾回子弟
淵淵家始設塾蓋貧無指點志非泯泯也回寨分八工工數十

艾竹青先生壽序

丙午歲余延章邱胡子海門授兒輩經胡子瀉樸無華不妄交
獨與濟陽艾子景頤往還蓋兩人居同郡又同肄業成均以文
字相切劘甚善也余嘗問胡子濟陽之艾與東鄉譜系異同胡
子謂艾無他族但派分南北耳余又嘗以張蒿菴先生後人問
艾子云式微已甚余考乾隆間濟陽刻蒿菴所注儀禮其手定
原本得諸艾司寇家可知蒿菴後人無能繼其業者而艾氏之
興久矣丁未秋艾子將歸為其艾竹青先生壽介胡子乞余一
言余問先生之為人胡子曰先生年七十抱遺經教授里中招
王文直公遺集卷三

卷三

三

集英雋結文社接引後學孳孳不倦余謂此前輩風流也昔艾
東鄉與大士文止輩以制義振起西江宇內翕然宗之譚藝者
傳羅艾家法數百年來風流歇絕矣今先生提唱斯文小叩而
大鳴之里黨中豈無興者但不知視大士文止輩何如耳胡子
又言先生少失怙母徐太孺人撫而教之曰艾氏自司寇以來
詩書遺澤久而不替汝其勉自樹立無忝前人先生由是下帷
攻苦每試輒冠其曹然困頓諸生數十年艱於一第而先生老
矣夫司寇之緒豈直在顯達哉以蒿菴著述而司寇寶之其所
尚可知余觀濟陽所刻蒿菴儀禮注增載于氏音字發聲頗為

學者所呵先生能於授經之暇刊而正之以還蒿菴舊觀則所以竟司寇之緒者尚其在茲而耄年歲月藉以消遣亦藝苑中之樂事也先生勤學不倦余故以是為稱至祝頌之辭則從畧焉胡子其然吾言乎持示艾子歸而奉觴取與先生一讀之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嘉靖壬午秋吾言年許示艾子編西奉獻與夫主一始之
之樂事也夫主禮學不辭余始以是稱至祝頌之辭則從畧
以竟司寇之緒者尚其在茲而耄年歲月藉以消遣亦藝苑中
焉胡子其然吾言乎持示艾子歸而奉觴取與先生一讀之

太史公作史記論載數千年帝王將相聖賢豪傑行事而七十列傳乃以貨殖終後儒譏史遷重貨殖而薄仁義以為躋駁究亦不盡然也漢武之時用事四夷海內耗矣而朝廷方競於言利任用桑宏羊孔僅置均輸籠括天下之財析及秋毫然於國計無補也而貨殖者樂觀時變權其輕重大者富國小者富家故管仲通魚鹽之利而齊號冠帶衣履天下范蠡用計然之策勾踐以伯子貢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與國君分庭抗禮此豈非世所稱賢豪間者耶夫官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安石以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之禍宋貨殖史遷發憤之所作也劉晏以之佐唐豈顧以其名哉亦觀其施於世者何如耳故曰彼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同年鍾內翰小亭商而儒者也太翁立齋年伯用鹽鹺累鉅萬余聞內翰言太翁數千里利弊如指諸掌創折運法官商便之用人節取一長久之皆得其效以故徒手起家授道銜加

賞孔雀翎其有致之也然不獨治鹺壬寅夏夷氛不靖礮火震金焦梟匪乘間紛起劫奪鍾氏所居翠屏洲實當其衝衆洶懼欲徙以避之太翁不可益儲財幣練鄉民為固守計戒市勿售食飲於賊賊勢窮感遂殲焉梟匪既滅而夷乃受撫以去夫

夷人雖狡猾百端然其情偽可知也數萬里與人爭利勢不能
久當事者統師十餘萬而不能扼其衝要先靖內奸以絕齊盜
之路安在其能軍哉以太翁之材而第施之治醜余惜其所施
見者小矣儒生誦詩書談仁義下筆滾滾不休試之於事迂濶
而鮮有可者余以為當今所尚蓋有二焉豪俠健兒貧賤不能
自措其身一旦發奮赴國家之急立功疆場取封侯印宋之狄
武襄近之羅軍門其人也畜牧鹽鐵商賈之行儒者概置弗道
然國家有大動作輸家財以佐縣官徃徃倚之而辦漢之卜式
是已其在於今若太翁亦其一也貨殖又何可少哉今歲二月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天

為太翁六十懸弧之辰知小亭者競以詩歌為壽夫收宗族振
貧乏卹嫠掩骼及義學社倉諸舉周於利者優為之不足為太
翁重余故弗論其有關於當世之務者

陳柏園先生八旬晉三壽序

事有施諸一鄉而有裨於國鄉黨好行其德之所為而實為斯世斯民所倚賴者涸轍之鮒存亡呼吸所需者升斗之水耳必引河海之流以潤其生其何能待斯時有力者過之惻然憫焉一舉手而投之清波則其生成之恩與覆載等故世稱好行其德必曰長者長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姻翁柏園先生年八十有三矣計其生平所為濟人利物之事更僕難數今約舉者數大端毋亦施諸一鄉而有裨於國者乎先生為協戎倫叙公長君幼隨宜昌任卓峻整視豪華子弟夷然不屑既失怙撫教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幼弟肆力文學艾溪舉孝廉由中翰任鳩江司馬橋卿司鐸平恩子儀佐海州而先生獨奉母家居力行善事族黨孤幼無依者於我乎養老而無歸者於我乎葬其才秀無藉而學者於我乎延師給膏火薪水翼而成之歲歉出巨萬以恤貧困凡五舉所全活數百家尤人難能者因思國家每遇水旱動發帑金賑窮黎且屢頒捐輸之令或錫之爵級或給匾旌獎而富室擁巨貲輒觀望不前其勉強應者非迫於令長之敦勸即欣於利祿藉以階榮者也求如先生之好義樂施出於至誠蓋十無二三焉至賑之奉行稍有未善奸吏猾胥乘間滋弊多方侵刻而閭

里黠民又或私立名籍竄入其間幸稽查疏漏隱肆漁奪孤寡老弱力不能達者仍不免飢寒顛坎轉徙溝壑蓋賑法之弊每每至此今先生於鄉黨中耳目皆能遍及視其勢之緩急與人數之衆寡以為所施多少之差既周且均無弗沾實惠焉誠使一鄉皆如是斯足以濟一鄉合一邑皆如是斯足以濟一邑無告窮黎庶亦可少甦矣且饑荒所被如拯溺救焚難緩須臾而履勘奏請動稽時日非有鄉黨好德之卹濟其安能隱忍待也然則先生之所為不惟令長所不逮其於

王仁亦不為無助余是以每重先生或曰先生未嘗居位而澤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民故所施止此以為先生惜余謂不然艾溪諸君秉先生教分符綰綬具有教養之責凡所建立一本之先生則先生之所濟亦博矣又况繩繩翼翼廣惠澤於斯世者正未有艾乎今值先生懸弧之辰賓友稱觴屬余一言為壽傳曰民之望君如望歲焉又曰民之望君如望慈父母焉余不敏竊願為先生頌也

吾至五今夫生公儼堂中耳目皆指畫必於其幾之幾與入
手親不計其善而不受賜寒賤也其幾之幾與入
里熟列及五餘立為蘇窮人其間幸善查疏漏隱肆漁奪孤寡

孔俊峯先生壽序

余與曲阜孔君韓齋交十二年矣屢見諸京師然不久即別去及韓齋官中翰朝夕過從情益洽而韓齋學亦益進恬然粹然非如世之沽名譽以自喜者去歲其大母陳太恭人九十生辰余既掇其授經三世事以序之蓋韓齋尊甫俊峯先生叔父鑑塘君及韓齋伯仲幼所誦習皆太恭人口講指畫者也是歲余見鑑塘君於邸寓時鑑塘君已歷臨榆玉田諸縣令播政聲其人故温温儒者也心欽之而俊峯先生余顧未之見焉然以余所聞於陳太恭人如是所見於鑑塘君與韓齋又如余雖未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見先生而先生之衣冠謦欬蓋已往來意中而身如接之也始先生以孝廉筮仕為鹽課大使擢知鹽城以議齧政為前督陶文毅公所器鹽城饑承

命賑之境內無怨咨者繼以漕行誤期限被議鐫級大府惜其才留之而先生方以將母為念遂歸不復更出先生之與陶公議齧政也以改淮北引法當日陶公實排衆議行之十餘年來衆稱便矣邇者長蘆山東頗欲仿淮北故事內外集議靡能有一定當事者既無陶公擔荷之力而守令中復無有通達治體若先生者擘畫其間亦何怪其然也先生有用世才阻於時不究

其用先生謂是可以止矣先生年五十餘歸而侍養太恭人既
登大耋而先生亦開七秩鑑塘君且六十矣一堂壽考為世所
罕觀余嘗謂仕宦之場要以林下為收局進退之幾可自斷也
至若堂有期頤之親白髮昆弟舞綵奉觴此則人倫之極盛天
所獨厚於一家而非人能自主者然天之所厚苟不善為承之
棄其當前自有之樂以求所不可知之數縱使功名可就其得
失相去豈直什百而已惟先生決幾於早乃與天意相際是即
謂先生之自為可也先生初度守恒言不稱老之義謝絕稱祝
而識韓齋者既為太恭人壽並為詩歌以壽先生東槐知韓齋
王文直公遺集

卷三

三

較深尤不可無言勉為斯序蓋所謂心向往之云爾

其用先生謂是可以止矣先生年五十餘歸而侍養太恭人既
登大耋而先生亦開七秩鑑塘君且六十矣一堂壽考為世所
罕觀余嘗謂仕宦之場要以林下為收局進退之幾可自斷也
至若堂有期頤之親白髮昆弟舞綵奉觴此則人倫之極盛天
所獨厚於一家而非人能自主者然天之所厚苟不善為承之
棄其當前自有之樂以求所不可知之數縱使功名可就其得
失相去豈直什百而已惟先生決幾於早乃與天意相際是即
謂先生之自為可也先生初度守恒言不稱老之義謝絕稱祝
而識韓齋者既為太恭人壽並為詩歌以壽先生東槐知韓齋
王文直公遺集



